

## 紀念蕭友梅

應 尚 能

（本月卅日爲蕭先生逝世二週年紀念，奉1明特載此篇以誌紀念。）

我在清華學校讀書的時候，就很佩服蕭友梅先生的音樂。那時我還不懂什麼，不過十分愛好音樂而已。是「深」音樂活動，我都參加。對於吾國音樂界有名的人物，我也特別注意。

最初引起我留心蕭先生的是「卿雲」歌。一般傳說是這次已正式改爲國歌。當時我們所唱的國歌（起句是「中 國 雄 立 宇 宙 間」），據說是一個法國人用中國風味的曲調寫的。此說確否，我不得而知。不逞相傳都是如此。所以對於這一點頗表不滿。我們的國歌，爲什麼要用外國人所作的曲？豈得我們自己沒有人才？未免於面子上不好看。所以蕭先生的「卿雲」歌出來，人人視爲至寶。我記得清華的軍樂隊還大練特練，準備在卅一屆的週年紀念日用的。從那時起！我就知道我們中國亦出了一位音樂家，他曾留學日本和德國，得有音樂博士學位，擅長音樂理論和作曲，並且當時正在北平各大學任教，課餘還領導樂隊等等，甚爲忙碌。可惜我在出國之前，不會有機會去拜訪這位才深，至今還覺得是一件憾事。

民國十六年我在國外就聽說，上海辦了一個國立音樂院，由蔡元培先生任院長，蕭先生是教務主任。閒暇之餘，深爲我國音樂界獻苦勞。後來又聽說蔡先生因爲事忙，不能兼顧院務，就令蕭先生代事院長職務；不久又改爲正式院長，更覺我國音樂前途之可樂觀。蕭先生在北方教務多年的經驗，和他辦事的精神，再加上他在國內的聲望，來辦我國唯一的音樂專門學校，我國音樂事業，安得不蒸蒸日上嗎？

民國十九年春，我就回了國。我在北平第一個志願，是希望能在音樂界服務。所以在回國的第二天，就打聽國立音樂院在上海的那一個角落裏。跟說，上海並無一個國立音樂院。可是音樂學校卻有一個，國立不國立，就不大清楚。校長是一位廣東人姓羅。校址在法租界什麼路，有某一路公共汽車就在學校門口停。正如所言，我下了公共汽車，就看見國立音樂專門學校的招牌。一問傳達，校長果然是蕭友梅先生。我因爲剛剛回國，不會印有名片，就在訪客桌上寫了姓名，遞了進去。在寫的當兒，心裏就盤算如何與這位名家寒暄些仰慕之意，接着又如何在探聽在音樂界服務的機會。在會客室坐了片時，裏面出來一位校生（不僅我理想中的蕭先生）說，蕭先生很忙，無暇見客；有什麼話和他說也是一樣。因時不會見着本人，所以打算要說的話，一句說不出口，無聊打聽地討了一本一覽，便告辭出來。事後想想，未免有點荒唐，爲什麼這樣冒失，何不請一位熟人介紹介紹，免得碰這樣大的一個釘子。

要人介紹就想到我的老同學費自先生。他比我早回國一年，在滬江大學專任，並且在蕭先生那裏亦兼着幾小時的課。要人介紹，何不去找他與我在當天下午就趕到

軍工路滬江大氣。他正在上那天最後的一課。下了課就在他宿舍裏，隨便談了些閒別的話。之後我就把上午不會見到蕭先生的情形告訴了他。他笑了一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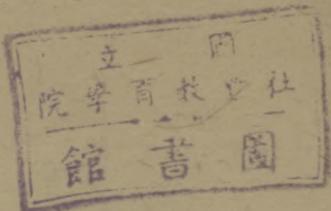
「不要緊，我馬上帶你去見他。」

於是他就陪着我從軍工路跑到法租界。我這才見着我所久仰的人物。談話之間，我覺得蕭先生誠實、謙下、並且關於上午不會有空見我，還表示歉意。我上午盤算着要說的話，蕭律師由律師替我說了。因為天色已晚，路也很遠，就告辭出來。我剛離開法租界，一個機會和蕭先生多談一談。不幸在當晚就接到大哥得南京信，說大哥有病，就此匆匆的離了上海，一直到一個多月以後，才回來。這次就調的時候比較久，蕭先生就請我到學校裡舉行一個歸唱會，這才彼此更加熟了。過了幾個月，蕭先生又由南京有求於我，就請我到南京去。他在那裏做了一年多，所以有許多事都不管美滿，於是清涼的辭職了。最近有了一年的期限，正在失望之際，忽有一人來請，有一位姓蕭的，姓蕭的不要緊，我當時就趕到。這姓蕭的是蕭友梅先生來了。他跑到大門外一看，果然就是他。我趕忙讓他進屋裏來，坐着好談談。他說他另外有一個約會，只能在門外談一談，就匆匆的走了。我無法，只好等他。他的來意沒有別的，就是要請我到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去當校長。不過因為錢不多（大概有九個到十個的樣子）暫時只認是一張兼任校長的聘書。我當時正是喜出望外，那時並無負擔，對於兼任成事，並不十分關心，好在至少亦有九個鐘頭的酬報，足夠維持我一個人的用度。況且是校長親自登門邀請，更是夠面子了，就可算是我的志願終於達到了。所以我就毫無猶豫的答應了蕭先生。談完了這些，他就匆匆的去了。不久之後，我接到他從上海寄來兼任校長聘書，附信裏面還說中歐政府委任校長的意思。我接妥音樂去勁，於是便成定局。這未必不是蕭先生的賜予。

我在國立音樂供職六年，深深佩服蕭先生的為人，以及他主持校務的精神和方法。這有他那識人不倦，純樸文學的毅力，無怪乎國立音樂的聲譽日高，人才輩出，無論在學術上或是技術上，都居領導地位，近年來我國音樂教育之能突飛猛進，皆係先出一人之功也。這樣一個人物，他一生的言行，足以為後學的人取法者甚多。現在特別提出幾點，在他逝世一週年的時候，來紀念他。

蕭先生辦學成功的因素，當首推他對於音樂教育有正確的認識，他對於發展我國音樂教育所應循的途徑，和逐漸提高一般音樂水平的步驟，無不胸有成竹。他對於國樂的解，十分確實，高瞻遠矚。至於新興國樂又竭力提倡。吾國原有國粹又加倍要緊，勿使失傳。他主張樂器儘採用外國的，只要樂曲的內容是中國的，那便是國樂。俄國鋼琴及作曲名家車列普琴來華，徵求中國風味的鋼琴樂曲，他盡力協助。結果使車氏非常滿意。不消說首獎是他的高才生（賀綠汀作的牧童短笛）所得。

陸惠生于天宮音樂會紀念大會，一九四一年，南京。



關於師資的羈致蕭先生又十分慎重其事。他的主張是非好的不請，不合他的標準，決不濫用。他鑒於吾國音樂師資之貧乏，所以在創辦之初，不得不借重於外國人。因此，他主張學校應該設在上海。因為那裏是中外人士薈萃之地，尤其是器樂師資，因為上海有一個工部局管絃樂隊，所以好的教員，更是易於延聘。器材的補充，又能價廉物美。在這些地方，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眼光之正確合理，遠在他人之上。至於本國音樂人才之任用，他的雄心最大；他要把全國最好的音樂家，悉數彙集而來，替國家栽培優秀的音樂幹部，在這一點上，我們又不得不佩服他有識人的能力，和春人的器量，遠非其它主持音樂教育的人所能及其萬一。

除了這些以外，蕭先生的成功，要算到他辦事的精神和毅力。他是公私分明，絲毫不苟。事無大小，必須親自過門。他又自在清苦，生活簡單樸素。雖然體力稍差，但是從公不會少懈，凡是公款。愛惜之過於已有；凡能為公家省用一文，他都要設法去省的。這在同仁方面，難免有表瀆不滿的地方，可是仍把一些人的難關平安渡過之後，我們又不得不嘆服他有先見之明，超人之算，故能有備無患。同仁等畢竟還是蒙其利。

蕭先生一生的著作甚多，僅就各級學校的校歌一項而言，為數不下數百首之多，現在都散佈在全國。他的著述，有「普通樂學」、「和聲學」、「小提琴演奏法」及「音樂教科書」等。他的歌曲除散張者（如「楊花」等）不計外，還有與易大先生合作之「合樂初集」和「新視初集」兩種。他的鋼琴曲已出版者，有「霓裳羽衣舞」等曲，前文所提的「柳雲」歌，都已譜成管絃樂及軍樂。其它會裏的以及散見在各雜誌的還不勝枚舉。以一生從事於音樂教育的人，還有這樣多的著作，遺留給我們後學者，真是難能可貴，他作品的價值我們姑置不論。單就數量而言，已足驚人。我們對他後進的人，應該怎樣的努力，才不致於落伍。

吾國近三十年來音樂教育之發達，音樂事業之得以抬頭，社會人士得識音樂教育之重要，以及從事音樂工作的人不致被人輕視，都不得不歸功於蕭先生，目前在吾國音樂界有地位的人，不論是理論或是技術人才，該發揚其門下蕭君聲紀念他，應體格外努力，來繼承他的志願，完成他的工作，俾吾國音樂教育得有更光輝的成績。更偉大的收穫：創造新國樂，得寫民族精神，宏揚於世界。到那時先生之名當永垂不朽，先生之事蹟當世世代代作後學的楷模。

第一書	編次	平	編	五
師範學	編次	平	編	五
<b>本刊負責人</b>				
社長兼總編輯		編輯		
洪波		黃源洛		
！四	英	！四	英	！四
！四	英	！四	英	！四